



台湾

乔楚

托你的福

托你的福

乔楚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陈虹

封面设计:黄玲

彩虹系列
托你的福
作者:乔楚(台湾)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

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 128千字 6印张

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204-03183-0/A·542

定价:9.80元

心情之语

呵呵！若有人问我现在的心情如何了我一定会大声地回答：“简直是乐翻了，乐歪了。”

没帮人写过序的我，有点不知退这篇序应如何干笔，但是、没看过猪走路，至少也吃过猪肉！所以小女子在下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地和众赞者们“哈啦”一番。

能和珂苇妹由 XX 关系转变为朋友关系，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。（想必珂苇姊也是吧）“为什么我们会变成朋友呢？说老真话，我自己世不太清楚，但有一个原因是我们聊天时共同的话题，（知道是什么话题？提示大家，是一个很帅很帅的男人，珂苇姐在神秘恋人中有提到他哦！听说还遭到许多女性读友抗议，抗议什么呢？因为珂苇姐说）神秘恋人男主角赵龙渊比“他”还帅！哈，还不知道“他”是谁呀？来，请翻开（神秘恋人第七十八页，找到了没了就是咯琳小妹妹最想嫁的人口桌江了就是华仔嘛！刘德华，ANDY LAU 是也。和珂苇姊聊到华仔时，都满开心的。聊忙二什么？还不就是毕仔的近况、活动。行程……因为咱们俩都是死忠的华仔迷，大纓可以想像两个女人）我还算是女生吧！毕竟我还未成年。聊到幸大帅哥时的那种“盛况”，简直是天雷勾动地火，一发不可收拾一没那磨夸张啦！哈哈！

柯苇姊人很好,这是一种……嗯……感觉吧!该琢磨说呢了想必和柯苇姊通过信的谊者们都有这种感觉,(死命的点头,快!所以我就不再多说了,)哈!有点打混哦。

柯苇姊很喜扶唐堕的作品啃,尤其是“五色组”系列,那简直是帅翻了,酷毙了。美呆了,捧透了。好极了……没有看过的朋友们,赶快去看吧!这是珂苇姊和我致推荐的哦。

…曾经问过阿苇妹为何不办活动,没想到珂苇姊竟然回答:

“我在詹姊提出办活动的建议时动了心,差点熊熊给她答应,但随即想到得写个系列,而且不能拖稿,固定每月出版,脑子顿时清醒了一大半,因为我直在无法写出系列的故事,更追论出谜题让大家猜,要我固定交稿更是简直要我的命呀!”唉!不知承讯若看到这段话,有没有想昏倒或快吐血身亡。

“既然人家(禾马很想帮作者办活动,无奈作者就是不肯点头,我们谊者就要使出哀兵政策,号召韦军力量,使作者露脸…)!大家知逼该怎麽做了吧,让我们手连手。心连心,共同创造……呀!不!是“一起将柯苇姊推到大承面前”。)阿苇姊,你可别打我呀,谁教缸者们想看你都想疯了呢,所以不能怪我哦!)

喜欢珂苇姊的(说不出口的爱)千里追妻这两本书吗?故事内容好感动人,我看过梭差点哭出来!各位买来看看就知道了。

最后我要登高一呼,请大家继续支持珂苇姊,咱们后会有期。

第一章

漆黑的夜，偌大的别墅望寂籍无声，除了骨董钟指定动奶滴答声外，就没有别的声音了。

二楼的一间雅致卧房中，床上躺了个身穿粒红长睡衣的女子，长长的秀发披散于洁白的枕头七，她有一张美丽而精致的脸庞，如扇的睫毛覆盖而下，白里透红的肌肤，樱桃似的小口，套一句她未婚夫说过的话，她是上帝所创造出最完美的人，连天使见着她都自叹弗如。

拥有做人的美貌与爱她至极的未婚夫，她这一生算是完美元缺，就算每夜所作的梦都是甜美的。

她不安的在床上翻来复去，冷汗频流，秀眉紧望，不时痛苦的呻吟，梦中有道黑影压着她，今她透不过气，仿佛快窒息了，慌乱的只手无助的餐揪着棉被，企盼能寻得安全感。

春雷乍窖，大雨瞬间倾泄而下，一道冷风吹进她的骨赶裹，“秤”一声，雷电打在窗梧上，使得床上饱受梦成绽身的人儿弹跳而起。

楚夜语只手抚住胸口，不斯的急喘着气，全身不自觉的颤抖着，抬头往窗外看去，一道适的闪电刮过天际，隆隆的雷声由远而近不斯的传送过来。好可怕的夜，如同十三年前那个夜晚。

待心跳渐趋平稳，她才抬手拭去额际的汗水，雷雨滴吵得她心顶意乱，多年前的梦成良上心头，冷风再度透过窗缝吹来，她又打了个冷银，再也不敢一个人睡，咬了咬已无血色的樱唇，她赤足下床，决定去找能给予她安全感，使她不再受梦魇困扰的港湾。

楚夜语赤足来到未婚夫的房门口，轻轻的扭开喇叭锁推门进去，她的未婚夫任天宇怕她在夜里会因梦露而受到惊吓，为了预防自己熟睡不察，房内便没上锁，好让她可以随时进入，寻求安慰。

平时她受到噩梦的侵投，张开眼就看见的不是天花板，而是任天宇焦庶的脸庞，奇怪的是今夜他没出现，楚夜语着官感到纳闷，或许任天宇是忙放他们下个月的婚惶而累坏了，所没听到，她释怀的笑了笑，走到任天宇的床边，期望任天宇闭以他温暖的怀抱来为她驱逐梦魇。

床上没有人，楚夜语讶异的环视房内，她甚至到盥洗室去瞧，仍没发现任天宇的踪影，这场晚了，他会上哪去？

楚夜语纳闷的走出卧房，来到书房查看，所面对的是书室的书籍，她轻轻的掩上门，又走了几步经过任天杰的房的，会不会任天宇很开心球家多年的大哥回来了，与地形酒台玖。彻夜畅谈？

她轻敲了敲任天杰的房门，裹头没人应声，一道冷风又拂上心头，楚夜语驾得跳起来，这阵风好像是从楼下吹上来的，不如她壮着胆子下楼去看看，说不定可以在楼下找到任天宇。寂静大宅中透露出沉寂，没半点人迹，佣人们早下班回家去了。

既不得自己此刻身穿单薄的睡衣,不合宜徒见到大哥,她快速的奔下楼去,客席中没有人,她感受不到半点的温暖,只有一室的寒冷。

大门开敞,大西借着风势泼泛进来,楚夜语该做的是把大门关上,但她没有!不知是什撩因素吸引着她的脚步,使她顾不得加件外套。套只鞋子与撑把伞便浑浑噩噩的走出去。

不到半分钟,她全身已被大雨打湿,雷耳似由她头顶打下,她驾恐的想尖叫出声,但为了遍寻不着的未婚夫,她强抑下心中的恐惧,一步步的往外头寻去。

冰冷的雨水淋湿了她全身,嘴唇已开始呈现黑紫,只腿已有些冻僵,她只臂环胸,不断的摩擦,希望能赶跑一丁点的寒冷。

》汪字! 天字! 你在郎们”她牙齿打匠,在雨中呼扶着未婚夫。

叫喊许久,回答她的是阵阵的雷声与大雨滴落及黄土地的声音,柏犹不死心,一遍遍的呼唤着未婚夫的名字。

楚夜语毫不在意此刻的狼握络,可以肯定的是在她见到任天宇时,他绝对会先把姑搂进怀中,温暖她冰冷的身驱,然径不停的咒骂她的愚行,用最快的速度送她回家,为她准备热水澡與乾净的衣裳,待她梳洗完毕,他们会一起挤在他的床上,姑可以尽情的告诉池,她为梦成所苦,蚌模他会亲亲她的鼻头,对姑说对不起,紧摸着她让她安然入国。

想到此种情景今楚夜语轻扬娇店，忽地，一道闪电刊过新崖预的天空，水江汪的大踢立刻清楚的看见崖上的人，她开心的往崖追跑去，没仔缀去思考为何未婚夫这矮晚了还跑上市崖。

绘诞让她找着了！尖锐的石子磨破细嫩的脚掌她锁浑然不觉。睡衣下摆沾满泥浆纤住只髓，迟缓了奔跑的速度，但她不在意，唯一想的是快点见到任天宇。

勉卅喜的发现任天宇也发现了她，由灰两人隔着一段匝珠，加上大雨声及不时传来的雳声，使姑只能望见他张朝她大口，却无法听见他说的内容。

然后所有的事在瞬间发生了，崖上除了任天宇之外，还有两名男子背对着她，她清楚的看见其中一名男子举枪射中任天宇的胸膛，任天宇由于中枪的力道，整个人往后栽坠下崖，所有的动作她都清楚的看见，甚至可以一再的在脑海中重播。“啊”她不敢置信的放声尖叫，眼睁睁看着未婚夫被枪杀坠落崖下，那崖底是一片汪洋大海，令夜风浪又大，他掉了下去焉有命可活了更何况他受了枪伤啊！

凄厉的尖叫声不斯的由她口中逸出，脚步丝毫不敢放慢，心中唯一所想的是她要救任天宇，她不会任由他死去。

她的尖叫声引来枪杀任天宇的男子的注意大，他快速的回身，朝奔过来的楚夜语开枪，楚夜语应声而倒，陷入黑暗前她看见了另一名里子着回身，明昨不禁吃驾的大睁，作梦都没想到竟会是他……竟会是他……

外头仍旧是风雨交加，皆院的一隅，有人正气急败壤的低声吼叫着。

“你疯啦？她是现场唯一的目击证人，你竟阻止我杀她！还送她到皆院急救！你要知退我们杀的人可是她心爱的未婚夫。她不会任事情船过水无痕，就算明天苦力上门来抓我们，我也毫不感到意外。”尚文龙怏气疯了，他正是持枪杀害任天宇與楚夜语的人。

任天宇此刻大概已成了龙王的女婿，但楚夜语不！原先他打中了楚夜语的胸口，确定她不过是困伤而昏迷，为了避免隘之而来的麻烦，预备在她的额际补上致命的一枪时，竟遭人阻挠，而那个人正是策画这一切的主使者。

“任天杰好整以暇地跷着脚坐在手术房外塑胶椅上，面对尚文龙的怒焰兴冒犯，他并不生气，反而拟笑非笑的揪着他，一派忧闲地道：“再怎磨说她都是我可爱的小弟妹，见到我也称我一声任大哥，在这场斗争中她是最无辜的，杀了她有失厚道，做人要有良知啊，”

基本上任天杰称得上是英俊荷炖。风度翩翩，更遑沦地脸上始终带着温文尔雅的笑容，他的行为犹如英国绅士，但是他的热情比起浪漫的法国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在商场上又是不可一世的霸主，这样的男人，女人们哪裏抗拒得了？研以在他身边永远不乏女人前仆后继，随时高唱着我永远等着你，等待他偶百能够想起她们的存在，施舍她们一记蒲混的笑容，甚或一夜温存。

相对的，任天宇在女人堆中的身价不如任天杰来得

高,并非长相不堪,具贾他同样长得十分英俊,缺点在诞他对未婚妻十分忠心,他的眼底只容得下未婚妻的情影,其他女人皆不入他心,只要未婚妻轻轻一咳,他马上会延请家庭老师过门问诊苦她紧望看眉,他的心便跟着难受,像他这样拥有绝挂条件的男人,女人见了是爱,可是抢不过他的未婚妻闷!而且他的一举一动清楚的标示“我心周贝楚夜语”,再倒追他恐怕会极拒绝得很难看。

“哼!良知?在血缘上楚夜语跟任家没有半点关系,用休有血缘关系的人是任天宇,对于任天宇休都可以用不眨的要我杀了他,为何面对楚夜语时,你反而下不了手?告诉我你看广她了。”尚文龙戒慎的盯着任天杰,楚夜语的美是有目共睹的,他不得不揣测向来爱好美女的任天杰亦被楚夜语吸引。

“你说呢?”任天杰轻笑。苦力的动作可真慢,他们到笛院已快一个小时了,还不见他们出现,看来苦力的办事效率有待加强。

“她可是你的弟妹啊!”尚文龙快抓狂了,对放任天杰每次遇到大事时,脸上犹挂着笑容百思不解,他怀疑世上有何事能使任天杰撤下笑容,换上忧容。

“弟妹又如何?扬贵妃不也是唐玄宗的媳妇。”任天杰的俊容浮现一抹邪笑,眼适中闪过一丝光彩,摆明了就算他真抢了弟妹,世人又能奈他何?

尚文龙明了他话中的含意,烦躁的只手不斯的爬着翠发。真是有理说不清,留下楚夜语有如留下一颗定时炸弹,平时的楚夜语温柔婉约,像个沂醉在幸福中的小

女人，可是她的幸福被他们所破坏，右语说最毒妇人心，谁晓得为了替未婚夫报仇，她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。

“是啊！如果你真钓她上你的床，恐怕你再也见不到隔日的太阳。”他饱含讥讽道。

“挺有趣的不是吗？或许我该接受你的建议，钓她上我的床，到时我们再看看隔日我是否能安然无恙，通体舒暢地哼着小调。”任天杰的嘴角仍哈着笑容，眼胖闪煤。

“凭良心说，诱楚夜语上床是场刺激又狂烈的游戍，教他这喜好冒险的人占好欲动。

“先别高兴得太早，救不救得活还是个未知致。”子弹偏杂她的心腋不到两寸，再加上她大量失血，想救活她可是得费一番工夫，尚文龙很有自信的认为楚夜语活不了。

“我说她会活便会活。”任天杰笑了笑，语气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坚定。“总算是出现了。”眼角瞄到删棚来迟的苦员，他收起漫不经心的笑容，改而换上满面忧愁。

尚文龙听了嗤之以鼻，怎磨可能？难不成老板以为自个儿掌握着生死簿，随便写上几笔，楚夜语便能长命百岁？

随着任天杰哟奕险，尚文龙也换上肃穆的神色，静待苦方盘问案情。

“任先生，我们据报役已派人到悬崖追寻找任天宇先生的下落，不知你可否告诉我们当时的情形？”苦察局长亲自出马，可见得对此案的重视。

“当然。”任天杰一副好市民模样，详细逗出“案情”。

“嗯……你的意思是，当你與尚先生由梦中驾醒赶到

崖追时，已见楚小姐中枪倒地；而任天宇先生失去了踪影。叶苦察局长谨慎地再重复一遍任天杰的说辞。

“是的，我甚至来不及找天宇的下落，见夜语尚存一息，便要文龙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。”他难过的低下头，双手掩面，企固增添他的哀伤。

“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呢？”警察局长追问，这是仁大案件，若查不出凶人，铁定又会受到民急代表，媒体民主的拜击。

“当时雷雨交加，我又一心帖记着夜语的伤势，根本没有心思去注意那度多，但在闪电之时，似乎看到网个人影朝树林奔去，是吧了文龙。”任天杰拧着眉述说，语毕抬头询问尚文龙。

“好像是有两迈黑影匆忙逃跑。”尚文龙跟着作戏般地建着眉，橡在回想当时的情况。

“任先生，令弟平时是否曾经与人结怨？”

“应该没有。天宇为人厚退，不会得罪他人，而且我也没听他提起过。”是呀！任天宇唯一得罪的人便是他，任天杰。正所谓先下手为强，役下手遭殃。今日若不是他先声夺人，跟前生死不明的人恐怕是他与尚文龙，他没上任天宇的当，早知道任天宇已买通了杀手欲除掉他，严格说来，他算是任天宇的心腹大患。

“没关系，我们会详加调查。至敢滂小姐，等她清醒役，我们是否可以问她案发当时的情况广警察局长好声好气的询问，完全一副氓备讨好任天杰的模样。

“她伤得很重，手术的结果仍是未知致，纵使度过危

险期，也不知能否清楚的记起当时的情况，我想病人的健康为重，到时再问问主抬皆师是否可行吧。”他哪会傻到让楚夜语泄他的底，当然会事先布好局，让承人跟着他的计画走。”

“当然！当然！”苦察局长马上点头同意，他哪敢反驳。“对了，可否先请尚先生随我们回局襄做个笔录。”

“没问题！他先去，我守在这儿，等手术结束，夜语脱睁险境曝，我会到苦局再详细说明。”文龙很清楚什么该说、什磨不该说，他大伯文龙会不小心说漏了嘴。

“是！是！”苦察局长连连称是，向任天杰道别役便与尚文龙回苦局做笔录。

待苦力與尚文龙杂开役，走郎上只剩任天杰一人，如肛般锐利的眼仍紧揪着手术房的的红灯看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手术灯仍亮着，外头大概尘嚣喧天，不过他知道菩方已铍员守在皆院门口，不让媒体记者进入采访，正好让他图个清静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天色渐渐泛白，手术灯终及熄减了。任天杰拍拍西装裤，站起身等待着。

丰术房门打开，医生们鱼贯走出，由他们的表情可看出这是项艰难的手术。

“医生，请问她的情况如何？”任天杰如同心急的家周一样上前追问，焦急的面容下究竟抱持着怎样的想法则无人得知。

“我们已取出子弹，病人暂时还算隐定，但是病人在发烧，如果今晚不退烧，恐怕会有生命危险。”皆生以专业

的口吻道。

“请问我现在可以看看她吗？”

“等会见契们会拌病人送进加护病房，你可以见见病人，拜别待太久。”

“我方会待太久。”任大杰微微领首。

躺在锈床上的楚夜语，骸上晕澡着不自然的红潮，眉头紧皱，蝶已不叛的吱启着，烫气民很缴弱，让人听不清楚她在说些什么，由她的表清句和理辽谈瑟吠行困扰。

任天杰振普套，不穷炎冰轻握喜要夜语冰冷的小手，地由她的唇形赞出了敬祈说的话，没有别的，她始终唤着一个名字，而那人早就下阴地府，任天杰的表情随着她的叹语愈显深沉，握住小手的力道道渐加重。

直到楚夜语病得呻吟出声，才令他回过神，堪而松开她的小手，可是当了的手一松开，她原本渐起平静的小脸又开始慌乱，虚软无力的小手轻微笑和动了动，似想抓住什么，突然她低泣一声，泪水如斯了线的珍珠般串串落下，唇瓣吃力的开合着，以着乾涩沙哑的嗓子遣：“不要走……不……要……走……”

任天杰见状，再度握住她的小手，舐出一手来拭去她脸上的泪，她因此而不再落泪，眉头舒展，安然平稳的躺在病床上，不过她的由仍营不择的喃念着。

楚夜语虽已陷入昏迷中，可是她心中挂意的始终都是任天宇，由此可见任天宇在她心中占了权重的分量。

任天杰修长的手指描结着楚夜语优美的唇形，这唇早被中天宇品尝多遍，他冷冷一笑，俯身强砌住她的楼

唇，恣意品尝。探索，以他的唇舌洗刷过往任天宇在她唇上留下的痕迹，索吻对久，直到他认定楚夜语的屈舌充满他的气息才满意的放开。

打小到大，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好人，既然是坏人，便有他的行事准则，杀弟一辜不过是计所有的事就此圆下句点。

他十分痛恨那栋太若生丽的仟家别墅，那度生存有太多的罪恶，所有在任家别祭过的人皆组心，可以说是罪大恶极。但楚夜语除外，或许因她的心过于纯净良善，使她出污泥而不染，罪恶侵袭不了她的身心，莫怪任天宇会爱她至深。

他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。

十七岁的那年夏天，他被父亲急召回家，他本来不想回去的，但不如是着了什膀魔让他重新踏进住家大门，尚未见到父亲，倒先见到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冲了出来，紧紧的抱着他唤他天宇。

他因讶异就由她楼抱，怀中的小女孩见他毫无反应，抬头一看才知认错人了，当地接触到小女孩娇嫩的脸庞时，他以为自己遇到了天使。小女孩知道自己认错了人仍没松开楼抱他的只手，哦巴言嚷着不要进屋去，裹头有会哈人的怪兽，要他带姑走。当时佣人跑出来要拉开她，她仍紧抓着他不放，他在那时才知她是谁，她正是那个失去父母。被父亲收养的可怜小孤女楚夜语。

聘人说她因父母的死亡而患了严重的自闭症，既然如此，为何她肯楼抱一名陌生人了着实令他百思不解。